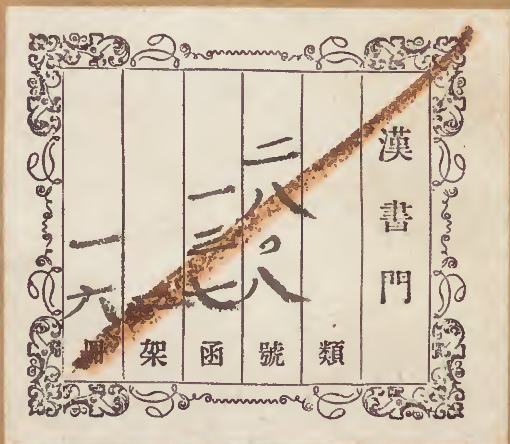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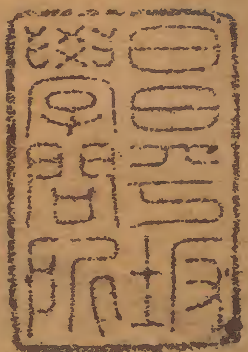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四十一之四

十二



內閣文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8
冊數	16 (12)
函號	307 222

共十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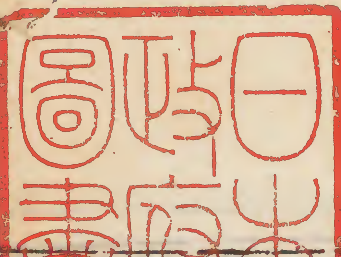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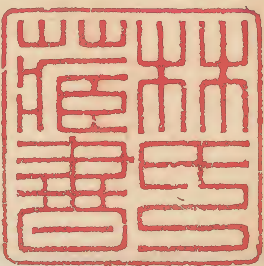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七修類稿卷四十一

事物類

古鏡

明仁和郎



淺草文庫

周穆王時有火齊鏡秦始皇有方鏡不知博古圖考
古圖格古要論俱無古鏡之說惟考古纔有舞鏡鏡
奩之收國朝杭人商販於汴自先君始在汴得古銅
器最多歸卽貨去先君謝世遺有四銖等錢一櫃鼎
辨等器數十件鏡三十餘面余方五齡老母崇信道

事物類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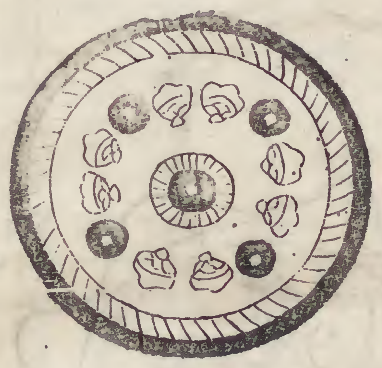
七作類考卷四一
佛不知古物價高多施以鑄鐘磬佛像今所存尚有
數件每遐想而興嘆今以所愛之鏡如秦八角江心
鏡黑漆古翡翠色者然猶在目性癖好古因漫誌之
於左補考古之一也

左鏡形八角大四寸厚可二分背則芝草飛鳥自
邊至的光勦影約擊之聲甚清細古意宛然與諸
鏡不同得二面一則面有微斑界其一角一則清
如止水皆水銀古也良工嘗見云此正謂秦八角
耳一送友人一爲家奴所碎中卽白金內外一色

真可謂數千年物也



左鏡形將四寸邊區而厚一分中則凹薄其半凡四層至的第二層四釘八蟲形如青堯潤精過



玉情其面微有蝕痕
清明如水照予小至
老未嘗一拂拭焉真
可嘉可愛必出秦漢
間黑漆古也

左鏡背篆文頗難識其中有的的外篆十二支間錯飛鳥外篆此四十二字又外環繞猛獸皆極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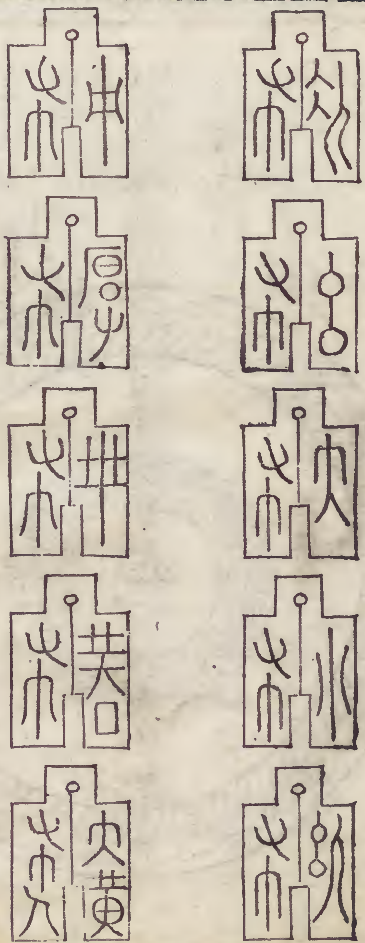
文獸之外又細文凡
四層總徑八寸面雖
蝕晦而明處尙可數
髮背面皆翡翠之色
艷艷可愛惜不可以
開磨施之宗陽鐘內
大抵秦漢間物也

左鏡厚八分徑尺餘自邊至的凡七變文藻而第
 四層乃正書三十七字的極偉諺云唐大鼻也真
 水銀古物背亦光采奪目面無纖毫斑蝕宛如新
 磨據五月五日之文并鼻必揚子江心之鏡無疑
 况水族真有所謂盤龍飛動之勢今但模以一二
 形像而已今在友人王蔭伯家然其文載之東觀
 餘論但瑞作瑞舞作儼精作情黃長睿直以爲唐
 鏡而不知江心鏡也唐以五月五日揚子江金山
 鼓鑄又曰辟邪鏡山在水中故曰仙山江水周流

故曰智水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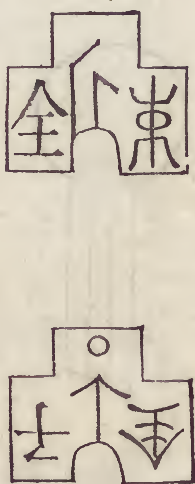


布刀



右十布錢王莽鑄之大布小布莊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中布大黃布廣五分重十五銖

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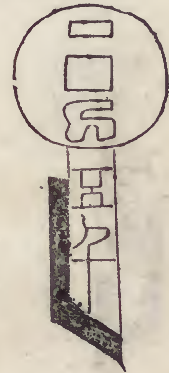


右田布錢長一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門廣六分契刀



右古契刀王莽造環如錢一刀五百

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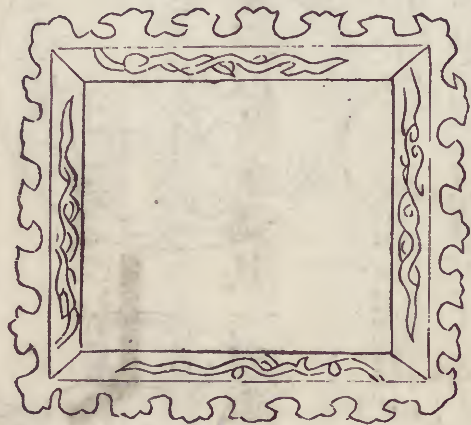


右錯刀以黃金錯共一刀直五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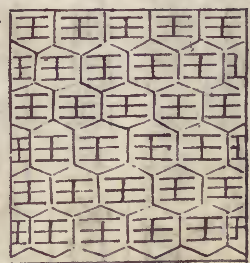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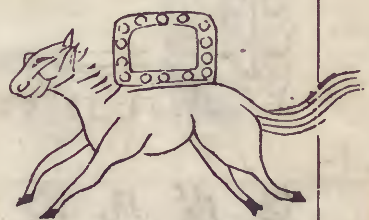
右大黃布刀十三分重七銖

漢皮幣



右皮幣漢武元狩四年造以白鹿皮爲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凡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得之而後行用四十萬

漢白金三品



右白金三品漢武元狩四年鑄銀錫爲之以天用
莫如龍圓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地用
莫如馬方之以象地其文馬差小重六兩用五百

人用莫如王音之以象人其文龜重四兩用三

百

莫月鼎

莫月鼎元高士也聞其名未識其像與事嘉靖中朝
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
髮繫小道冠於腦後名人題贊甚多尾則先正宋學
士之傳也文不載於學士集中因錄其畧于藁傳曰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生而秀朗肌膚玉雪
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迺絕去世故從

事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
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
又聞南豐有鄒鐵壁得王侍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
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
驚嘆卽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
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
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之月鼎暝日按劍呼雷
神役之俄而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
章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江南

物色見帝帝詔近侍持果殺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
可聞雷否對曰可卽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
殿庭帝爲之改容賜以金繪月鼎碎之以濟其饑有
旨俾掌道教月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放於酒肉
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飈颯颯起衣袖間陽狂
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蠲黃篆
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真
官稱嘗宿蕃釐觀觀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
解道士知其所爲急邀至席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有賣餅家積餅爲物竊去月鼎焚符頃刻
斬猢猻首投於前市魁娶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月鼎
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
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
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暝日而坐繼
華問身後事搖首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半風雲雷電
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
遺蜕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又聞
有像在崑山陸文量家

廖瑩中

廖瑩中字羣玉賈似道客也博學能文賈之師潰待
罪之日諸客皆去瑩中獨依之一日對飲泣別歸時
語姬妾曰我從丞相情無間然今相必南行又曰吾
平生不敢負人天地必能鑒之卽服片腦死噫廖從
數十年豈不知賈之負朝廷哉旣無間然又豈不能
盡言以規哉今日之死諒已亦不可免故死之耳大
言欺妻妾人誰信哉不然亦輕死矣孰使從之謬哉
癸辛雜誌特細記之予每見其題名湖山因感而跋

出

威寧伯二讖

威寧伯王公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
之竟以內閣別紙賜寫後拜左都御史破威寧海子
俘馘首虜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寧伯豈非試
卷飛騰之意與一日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兮歸
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
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事
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

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黃花無主之讖譚纂以
此詩乃紹興一僧之作人嫁之王耳殊不知當時翰
苑某人有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
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
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
半灰嘲王附注然聞其人雖尚權譎而非君子實文
事武備者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
士強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為之用也又詩雖粗亦有
好句如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

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

鐘聲數珠

鐘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具楞伽經中菩薩問也

海市

登州海市世以爲怪不知有可格之理第人礙於聞見之不廣故于理有難窮觀其所見之地有常而所見之物亦有常又獨見於春夏之時是可知也古云

桑田變海安知海市之地原非城郭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於水下積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寂然無煙無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郭山林而已豈有怪異也耶蘇人徐大參翊常云陝西郊野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遍有象狀豈三方所見亦鬼怪也耶蓋陝乃古今戰場人馬所喪不知其幾象州山中乃出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幾或久積骸

於地或新結氣空中遇天地網緼則隨氣以見又安知淞江非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戰場中夜時有燐有聲亦積氣之所至耳何足爲怪

古今金珠

漢祖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梁孝王臨死庫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次賞有差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人用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不過白而已賞者數十數百用者數千數萬尙常告乏矣且如劉瑾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黃金如此之多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簠簋車輅少加飾焉庶民無敢用也今之時朝廷宮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鍍裹所費不一此固尙有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簡一斛張方劫帝西遷輦真珠百餘斛恐今內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來亦未之聞此則非金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何以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夜覺

古云聖人無夢愚人無夢予堂兄自言無夢甥婿陳
郎中亦曰某二二年偶有一夢是知人之稟賦自各
不同古人所言者常而今人無夢者特異耳又人魔
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尤異也聞寧藩爲變之前
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反之日一軍夜皆魔叫
後省民有併逆徒被戮者豈非此輩俱魔寐而活者
耶意思此者多非富貴之人家亦有人有是患者雖非
起床開戶時有魔至一二時人不能喚省因是常讀

周禮秋官司寤氏謂主夜覺者疏公人有夜寐忽覺
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然解正義恐非則知古患
此者亦有之耳故嘗語人而得一奇方併錄於左

治鬼魅魘人法

降香末一錢 麝香末三分 硃砂末三分

雄黃末三分 皂角末一錢 艾揉五錢

右藥用草紙包爲長筒用瓦二塊封在內點火畱
一頭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鬼怪俱除也却

忌婦人雞犬四眼

火魚

杭自嘉靖戊申來生有一種金鯽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也人無有不好家無有不蓄競色射利交相爭向多者十餘甌至壬子極矣予見而憂之語友曰洪範五行傳云魚陰類下人象也鱗甲兵之象也今赤色者火之象也况曰火魚其兵火之兆乎是年倭賊遂發寇台寧紹杭嘉興直抵南直隸沿海一帶殺官掠地人遭屠戮屋被火燒至處甚為慘刻朝廷雖遣重臣武將以勦之勝敗常相半焉豈非其數耶至

年方魚亦漸消燦氣數兆灾昭然也

奇藍香

奇藍香出古城等國志書皆書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楠二字問之人人不知也昨見潘希曾使安南得其國之所賜書物錄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想志等書傳寫之訛也

七修類藁卷四十一終

七修類彙卷四十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家語舊事不同

家語一書漢藝文志載二十七卷唐志載王肅註十卷近世四十四章舊乃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新得何侍郎更之已覺就正惜非全書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辯之詳矣昨讀王閣老鏊震澤長語有曰一日至書市得王肅註本家語乃近世所

無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不可得余得之豈天欲未
喪斯文歟予以何正求之而王得之則當卽送於何
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謝世今亦刻之
可也否則再失萬古不復見矣又武林舊事作書者
四水潛夫世不知何人余見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
品內云賞心樂事者予已載之武林舊事則舊事一
書乃周公謹所輯也其曰四水潛夫卽公謹之別號
奈已明於辨證矣或曰訛刻豈有不知而就木者耶
其書共該十有二卷今杭郡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

蘇袁飛卿家嘗欲借觀奈袁恐復失之使有好古者
通求傳之又宋曾誕與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
與浩書勸力諫不報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
之識者以謂可比韓愈諫臣論世罕見侍郎劉五清
有也

古圖書

書學之用大矣篆之獵碣則文石鼓勒之鼎彝則爲
欵識摹之範金則爲印章然非淺學所能辯也鼓文
欵識世遠磨滅不可得而見也可見者書冊之傳耳

印章之篆與鼓文欵識等也亦豈易能哉不學乎古
安善于今奈嘯堂集錄之古印摹臨已非舊寫王順
伯姜堯章吳思孟等印譜則又翻刻失真獨鄭燧吾
衍舊本印式庶幾可見古人制度文字於千百年之
下然亦可也予與員外郎王蔭伯自幼嗜古共得漢
唐晉人圖書六十七枚每為如予者竊索而去茲特
以所存者曾印下者釋文考時畧為印譜存之於藁
倘遊心古學者將必取諸而欲致一藝之善者亦不
為無補云



設音 榭音 承印 鼻紐 後漢志有設榭縣
乃漢物也名與榭字王順伯俱辨明此
印王譜上及字頭與此不同彼篆曼此
與鄭燧漢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則知此
縣之印傳世多也中丞錢江樓愛而送
之



騎督之印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鄉
公紀騎督敬琰魏志騎督偏將軍路蕃
按晉武帝詔改騎督以上分為五等爵

則騎督蓋子男爵也故印制得為塗金
龜紐然王順伯漢唐印譜內亦有之乃
銅印鼻紐在漢官儀則千石至四百石
之制而非塗金龜紐之貴也沈虞卿所
藏不知何也王順伯謂或倅非是文獻
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誤此印文鑿成
必軍中封拜趨急耳督字上叔字無點
意印字下節無轉筆篆法制度漢魏物
也正德間得之京市人磔其金紋畫中

尙完然也

部曲將印文獻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
督晉第八品有部曲將都尉司馬而部
曲將無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部
中都尉司馬乃屬也此印得三皆銅印
鼻紐一似鑿一似鑄一似刻似鑿者最
古

軍假司馬漢志大將軍營五部軍司馬
一人有軍假司馬為副貳梁鵠樂進皆



為之王順伯印譜鄭宗晦漢印式吾子
行學古編軍字上有轉筆而吾印獨右
向假字人旁亦從右邊馬字一點係隸
法俱不如此印古拙也

假司馬印前漢班超以假司馬印使西
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馬又耿夔為
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

營邱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滅諸侯以
某地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



之尉典兵漢因之更郡守為太守王莽
改太守曰大尹晉省郡丞唯丹陽不省
宋梁以下復置隋改別駕治中煬帝罷
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此印蓋
隋以上者營字不從自漢晉印文多借
用臣字難識有為營邱者按漢志營陵
註或曰營邱然字書邱為巫惟兵字從
臣豈漢人忌邱字之文有相背之形而
借用兵字去其脚為邱耶據印則漢書

營陵當誤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
詛楚作熊相鄧艾古碑作鄧義讀艾爲
義帝幸上林令不能對嗇夫對甚悉欲
遷嗇夫官蕩陰令碑作嗇夫爲上林令
上林令爲嗇夫故歐公集古錄以正史
氏

晉率善羌佰長通典西羌出自三苗
姜姓也其國近衡山魏晉時亂關隴永
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晉時數百戶附於

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此
印或西附陰山時所假按蘇轍曰西戎
弱則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故
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
亦將自托於中國而後安觀此印可知
其勢矣漢匈奴傳各自置千長百長羌
百長亦此百字從人漢志開阡陌阡陌
之間陳勝贊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謂
千人百人之長也玉篇人部收仔佰阜





部收阡陌急就章又作疆畔啜佰耒犁
 鈕
 別部司馬漢志大將軍有校尉有軍司
 馬有軍候有軍假司馬假侯其別營領
 屬為別部司馬度尚傳抗徐為宗資別
 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雋征黃
 巾為別部司馬皆漢官王導為丹陽太
 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倉舒愛子之寵
 贈不過別部司馬關羽張飛亦為別部

司馬



太子率更令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顏師
 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魏因之晉
 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宋制銅印墨綬
 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
 衛禁防漏刻鐘鼓隋掌伎樂漏刻唐因
 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註曰主庶子
 舍人更直似光祿文獻通考後漢秩差

司馬



次光祿勳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
司馬昌徐 右二印形式如釘其大頭
刻文小頭作眼長一寸四分四而刻草
獸一曰司馬昌一曰徐某文昏難辨此
印極古微小太甚不知繫何處亦何處
用也乃私印之又一變矣
○○長利印制匾而無紐孔亦隨形而
匾前後直通蓋印式又一變矣長利必
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蓋形如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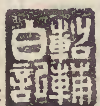
器上款識博古圖內合祖孫丁觚今此
文正似合孫形而其間有文如中字其
仲孫姓乎
臣午古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此印特
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長利
印亦不知施於何處或貫之衣帶間取
其輕便用之耳

王疾已臣疾已此印兩面有文一兼姓
一只名先用姓印後只用名然稱臣者



意用之章奏問如後人押字耳或通上下用之如古人稱朕亦通用也

公孫弘印龜紐舊譜有公孫弘黃玉印却是柳葉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龜紐精緻印跌四面皆如秦璽上蟲鳥文隱約不甚明按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言司馬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為王騎一為漢平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見於虞延一傳此印必後二人之物恐前無此等印然二人又為平津者大分蓋此得於臨淄平津淄川人也今印送與松江曹郎中嗣榮處

王始昌臣始昌制式與疾已印同漢功臣表有王始昌

董平聖龜紐文與紐皆古乃漢晉間人名印也

韓輔白記辟邪紐篆文平正自記者用

之書記者也紐中空半朽猶有子母形
漢印文此最佳山堂考索有韓輔白今
忘其在何處然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
俱在左妨悞看也却不是銅色翡翠
艷艷可愛今為賣少卿物矣

林循印龜紐篆法紐制渾淪淳厚真漢
物也

淳于德龜紐春秋有淳于公戰國有淳
于髡漢有淳于意皆齊人也淳于德必

其族姓此印得之臨淄亦齊地也篆紐
法度一如林循印

公何中印鼻紐公何復姓也中名也左
傳魯公何藐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

當是漢器亦得之臨淄蓋齊魯之間有
此姓名也

衛妹鼻紐衛字中韋不合法左一字從
女不可識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當

是漢印紐頂又有一唇蓋妨倒用耳



徐望龜紐制度銅色絕古真漢人名印也



公孫賈龜紐篆法古拙龜紐左顧漢人朱文印式也毛寶放龜去而左顧後佩之印乃左顧古人私印亦有如此者



秦循之印龜紐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亦巧取妍之濫觴也
○勝鼻紐前一字說文不載刻法制度似六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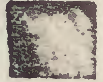


吳○私印鼻紐玉僕之印鼻紐石二印皆漢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陳鴛印信漢書常山郡有縣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後漢書常山國亦有南行唐此印當在東漢列字文篆法帶真書可愛名印中具邑里漢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極小甚奇惜字模糊

吾邱壽上覆斗紐六書統中魚欲切佩



玉也象貫結之形血所開切象峯巒積石之形今玉字正同而山字有省形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有縣十四註曰高帝郡景帝三年為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劭曰中山故國此印文不知中山壽王耶玉山壽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中字為淵字亦無淵山之理表姪諸廣居博雅又謂血字不當作山字因作辨語曰中有五口字之形血恐血字之變而衍



乎壽王佛乎王吾印壽王當矣存之以俟博識印紐亦未見精篆文鑿就似漢初帶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硃砂古周到日利右印式如長孺印而孔特圓又不知貫於何處亦一變也惜文淺難印

○○○○三繩紐此印可看不可印黑漆古文中結平亦不可識姑存其文鑿諱臍鋪四邊仍有線紋中分界路亦古



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軍司馬印紐印壽亭侯四連環者周禮
 有軍司馬下大夫四人漢志大將軍下
 自有軍司馬西域都護亦有司馬如前
 漢楊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蓋
 此印軍字頭與舊印譜上者不同彼倒
 右此倒左也馬字中畫彼不通此通第
 三點及觀紐印字文無毫髮之損班蝕
 比諸印不同恐其偽鑄然銅色甚古非

可偽為



王慶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
 夏侯登印鼻紐說文囂从久从頁从日
 自兩手交兩足也此夏字脚作學字頭
 古人篆法如此
 徐○之印鼻紐右名印第二字不可識
 良當死紐篆文類刻符紐制似鼻死
 兩閔之印辟邪紐名印中空似亦隋唐
 間物

三事物類 十三

孔○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篆法奇古

第二字不可識

逢廣鼻紐逢字法異

馬○印馬後二字不能辯疑作回文

讀馬弘印史

○閱之印鼻紐第一字未辯

周賢私印鼻紐方正平直古印也

公孫賢印鼻紐篆法古而布置未當古

印亦有不善者為人竊去

賈常之印鼻紐此印可看疑賈常也唐

有賈常能詩宋有賈常善書

趙高私印龜紐漢人名印非秦趙高惜

文少昏

路章之印鼻紐路字有補空章字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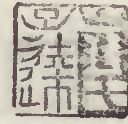
法銅如硃漆

辟邪紐此印邊作欄復環以鳥獸形

其中方刻字文剝蝕難認視其形制六

朝物也





敏崔氏子達崔敏字子達唐元和間人
千牛備身蓋屋三原藍田尉揚州錄事
叅軍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太子司議
郎歸永二州刺史柳子厚稱其藝邃六
書學該七錄就此黃老恬於寵辱此印
一隻兩面亦無穿孔篆文明雅邃六書
也製趨簡便就黃老也文用朱白法陰
陽也體有上下象圓方也敏蓋文行高
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潘楊私印龜紐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
成○諺印辟邪紐第二字乃倒左字紐
制極工狎獐可愛子母印式唐人物也
雪字疑巧字
涼儉印信辟邪紐平正簡易字兼真字
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蟠其勢
欲動匠亦工矣
孟賞鼻紐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間物
也



此印四角有竅印文不知何義似吉思
 忠為四字或元虜之名也銅則鐵茶色
 亦自可愛為人竊去特記憶篆此
 和甫鼻紐此印篆法古勁而朱文似近
 時之物體質瑩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
 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七修類稿卷四十二終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惡蟲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
 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
 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顛螫皮
 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
 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某事史忽淚下

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爲惡蟲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者蒙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默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熱予曰鐵還再得一百斤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
不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揚也故青蟲化蝴蝶水蟲化蜻蜓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

蚊蟲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無栗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決不爆蠟燭散心時以線繫縛於下段後卽不散也鷺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蚺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鷺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巖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機軸皆有文學

政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叅謁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位別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鄭也故曰南楊榮固閩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楊稱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楊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楊正統五年死西楊八年南楊十一年

麒麟

永樂十二年榜葛刺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畧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鱗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蚊螢

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奕奕有光殆迫馬首由然未去也意以爲祟不得已舉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子以螢

光如鏡形雖大未爲害也蚊若蜻蜓可被其啞乎

蔣輓棗

仙家多言棗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玉文之棗李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輓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晚有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枝可種也蔣受而植之逾時爲童木矣明年卽生佳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墜地卽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蓋牛耳無竅而龍旣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蕭愨忠誠愛才

于肅愨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

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矣子因林和靖詩而嘆之舊名止曰漫藁上下兩卷今分爲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爲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等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絕多而遂以此爲拾遺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乃文章也今皆削之

而以年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是可爲都官之
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
少骨蓋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爲西
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
尤寡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尙古

賣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珝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
日使其子送柬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

王答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
案間此柬意或爲殿試之舉乎回卽操筆過日果問
此也遂爲首選不知劉爲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爲他
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與李方叔正爲切對豈非
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書夏公元吉湖廣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
六卿功業不可枚舉具載於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
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永樂間治水蘇松

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與焉見公治水久未成
功潛奏於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
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朝
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曰曰是葉促成也
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
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上曰遷都時朕與大
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
質甚之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朝廷耳目
况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
然後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
之誅大壞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所無子特
補之聞公純粹天成寬而有制成人厚風俗多矣
故楊文定序其文集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取
長略短楊文貞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
卒莫不流涕云

鱈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龜頭鮎尾四足

如鴨狀類小犬眼甚赤鱗甲悉具時以爲怪而放去
蘇人皆不識都公紀之譚纂子意小鰐也蓋韓祠有
陳堯佐所圖鰐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
真臘風土記亦云鰐類龍無角蓋龍亦似犬也鰐則
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
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泐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
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始於
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
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鯽鯽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鯉亦
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市中污渠小紅蟲則鮒之
黑者變爲金色矣程史又曰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
色爲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沼素無其種
偶爾一日滿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說非
也

褶作畫圖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爲標如克絲作

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聞攢羅綺以爲人物
惟畫譜有褶作而繪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
揚妃上馬圖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
繪荷池樹石珊瑚寶貝下方則欄杆輦道前露半陛
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
矣復具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
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謁者二人似中
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枕被者三人
乃宮女也衣裳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褶銷以金
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態妃盡麗
容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
至於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
工也惜歲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
區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
昭陽殿侍兒控引紫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
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
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輦路花香仙仗集鳳
靴蹴輕鬢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時擬向何處遊

意欲並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子弟多風
流搥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
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雉狐妖漁陽鐵騎
翩兒驕六籠奔幸千乘竄峨帽蜀道何岵嶢鬼坡一
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
行人百錢顧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
能辭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水晶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水爲水晶然日本

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實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
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崩出
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據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嘗聞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
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
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
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
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

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時畫工戰德淳事又題蝴蝶夢中家萬里德淳畫蘇武牧羊臥草蝶中似後為原缺

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鵝鵲晴交鵠鵠足交騰蛇聽交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為鼻交亦在鬚也龍鷄沙雞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

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鴉鴛鴦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傳久模糊或黃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珍珠三兩玉屑一兩搗萬杵而成故久而剛堅不壞用必先以水浸磨處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
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
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
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酋耳小於彪者方
為虎也此則埤爾雅諸書所不載

鹿猿

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雙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
年則前半身已玄後截尙少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
玄矣又遇南都管陵指揮云洪武間銀牌之鹿止一

二而身則純白矣據是書曰百年為玄五百年為白
非也又吾友王濟為橫州判官時朝命取猿因知猿
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久則變蒼勢與囊皆潰而
為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藁水

芝東瓜亦玉芝也夜光芝句曲山之木止一株九實
君所肉芝世知如小兒手肥潤而紅者抱樸子及呂
種也螢火芝如豆大夜視有光食一本開五芝神芝
皆謂之也

一在卷之九十三
祖洲如靈芝之名三秀草也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兔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即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二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

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口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真身衆莫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黃巢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燻如漆以手磨鬚髮如剃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摩所傳西域屈胸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履一非

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元丙子爲元兵剖脇折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衛有道以衣鉢等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能伏亂而反不能護保已身救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骰子塊瑩然明徹非水晶云乎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是也藥中取用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

道書又有紫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游建自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餘丈濶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爲方臘焚毀紹興二十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邱孫縉詩云闌檻倚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

指顧吳越兩銷亡白廷玉詩云開殿生妙香金碧森
貝筵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不存矣想至元
復遭兵火故今光磚巍然四圍損敗中木燹痕尙存
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爲之恍惚
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觀音佑聖之像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
四十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
名卿筆跡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
處屢顯於達官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
巔惟舟車過往勢難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王光菴
賓世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太祖嘗
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習醫私師
相城道士席應珍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
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
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
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

爲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
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十五年孝慈
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季潭
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
成賜今名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
慶壽寺故今聞有方面紅袍玉帶髯頂戴唐帽之像
於寺後命賑飢蘇松三謁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
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或謂治南州在獄已久願赦

之朝命中使卽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
餘生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成祖念其功官爲
尙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畱藁有道餘錄專攻程
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報但見
道餘錄卽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
虛子一集行世諡恭靖配享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
紀其所知云

杭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齋處宋理宗并闍妃像在集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
慶寺楊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俱似副本而和王者真舊物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次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蓋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尙存正德間爲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拆謝死之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尙宋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爲葬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終

七修類稿卷四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集福菴

蘇城集福菴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
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匏菴後圃吳曰僧菴吾
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膚菴
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
有司述其言以告
施曰我獨不能為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

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
用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
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證
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
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
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尙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
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為之汗顏

獄具

桎梏木在手曰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木在梏音拱刑足曰梏足械也所以黃地黃帝所置 梏音拱刑

寸同一 鐐卽帶連鐐刀也連鐐于足以限役囚之步械曰拳 鑿遠制有鑿無錄金章宗始定鑿連鑿重有
斤檻車 載囚之車也漢貴高枷較也交木爲之始自
三等斤 鎖今鐵索也今 籠杖曰籠 縲縲係也純
數也始制其丈尺 籠楚刑曰楚縲 縲縲係也純
長繩也又曰 剛音歐刑人之刀也漢 僭指腿夾
繫泄亦同今 反漢樊噲受詔反接謂反縛雙手於
商川之印今 反背與古人之面縛同而縛但縛手
之接指夾棍將囚倒懸石縱以醋灌鼻鐵圈束首
於頸後止羅織 火羅織 籠逼迫服罪此等之名皆曰
見其面耳羅織 籠逼迫服罪此等之名皆曰
羅織謂本罪之外非理凌虐也

王以山死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



促方巖掘地又得于朋孫革誌銘委官王以山曰一
墳尙爲所害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
歸也王乃義民遂碎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
馬者來問其家明晨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
應答如接賓然唯唯以不敢自稱家人以其癩扶掖
臥床不數口而就木後問筆工之說是果于朋之禍
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而應接者何物
不得而知也

陳岳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愛知英廟侃侃敢言嘗陳時政
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謫甘肅英廟每念曰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題辭於
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
教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蓋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
音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
西涯諸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浼西涯贊之
李曰其容甚肖其鬢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須
蓬其鬢更其衣陳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

於外之威歟二公之贊雖皆近謔而有至理存焉

仇武人

仇武人藍州人也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至曉復罄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子聞於豐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僮

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其面遂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羣噪搏不已而幼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鵲見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弟理之嘗於園樹採取鴉雛鴉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叫竟日似有尋覓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鬢而飛擊焉如是者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子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

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鳥中之靈黠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農人也每酒後必欲二子商枚弄色庶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以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子每思之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順親之心權移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猶是貧賤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蘊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黽儉貪侈弘治初投身入鎮守府爲私房書手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爲書手時亦欲如富貴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爲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旣行又不能自止或着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

聊隨屋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豈爲方者乎徐曰子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窮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豈相尼哉我爲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夜遇望則圓遇弦則方但圓者常全面方者常一隅耳遂爲確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而後纈之爲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晶瑩可愛價亦珍貴蓋以煮料成絲故謂之料絲閣老李西涯以爲繚絲書之于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士卷

宜興吳尙書儼家巨富至尙書益甚其子滄洲酷好

書畫購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
學士袖軸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
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
主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
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談畫眾復嗤
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
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爲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
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段樹石參差縱放羣馬或正
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

或撻解轡備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不一也中
段學士七人欠身寫字看鶩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
衣服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鬱羣鷺遊泳
酒罇食罇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
館宴上學士八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
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箏簫板琵琶箏
篌鳳笙也末後竹林一亭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
有詩於後云有唐良治咏康哉闕館延登經濟才雍
泮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

中之物南宋卽畱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者且徽宗一
詩絹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土石器中水煮 甘松四兩去 乳香二錢
細研成末後入 麝香三錢 白檀三錢 沉香五錢已上俱為未煉
右法出自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
簡而易錄以遺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

卽有湯一人獨行遇雨慕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
必鬼也至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
之頃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
為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悞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
微雨聞後有履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
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
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
落膽矣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
鬼故驚隨之耳是亦為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

一仙卷第四十四
不白則以為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答曰夏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員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為之語曰沈循只說錢員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吁借譽於人已為可恥况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治間文翰雄於一時上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久當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蓋以鳥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即歸

納墓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餘燕泉以為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

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遭禍尤遠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鬪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暝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觀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桃渚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鯁然盤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爲龍然於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遊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場漁人各以所擔之木篋之至死官民羣往觀之其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鑒賞間偶見小佛背木微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滿腹皆紙

取而視之乃寫楞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宋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魯望像中皆平生詩藁景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潞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撫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

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

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舔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
三孫亦因以舔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
湖山其母聞之亦有登臨之念遲因家貧不能倩肩
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昇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
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報也此東塘陳廷彩
之親子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
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

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鬪者不能搏焉問其虎
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
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
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
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面
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
爲馬繮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茅亭客話李吹口之
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
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藉之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
虎目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療小兒驚痛
之疾乃周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埤雅所載
豈能如經歷之人之言之悉因紀於藁

張卽之

宋張卽之字溫夫號樗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
人南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
德間爲盜所發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
繫腰玉繚環怒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

葬之今書後多寫歷陽不忘祖也書史亦繫於歷陽
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足不翻羽行越飛禽奔霄夜行越影逐日踰輝毛色

超光一形騰霧乘雲周穆王者挾翼身有肉翅並渠黃雞斯

驪驪 驪奚 翠麟 乘黃 飛黃 騏驎 騾

襄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並古追風 白兔 融景 追電 飛翮 銅

雀 長鳧並秦始浮雲 赤電 絕羣 逸驃 紫

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 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 的盧先主者 赤兔關漢詩者 飛兔亦古良馬

山禰衡傳 驚帆曹真者 皎雪驄 凝露驄 懸光驄 決波

驄 飛霞驃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駒 翔麟

紫 奔虹 青騅 颯露紫乘平 時勒驃乘平 拳毛

馮乘平 白蹄馬乘平 如意驪唐德宗者 什伐赤乘平 世

太宗黑闥 碧雲霞 照夜白已上明皇者 忽雷駁秦叔寶者 獅子驄

郭子儀者 玉逍遙宋仁宗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

香 百花聲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 自在將軍劉崇 飛越峯又

名撞倒山洪武問者

桃花

桃花有四種埤雅等書未載常桃粉紅色緋桃大紅碧桃白色每枝中時有一二朵六瓣白桃比碧桃花又小亦白色花止五瓣蓋諸花五瓣惟玉蕊花六瓣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彭淵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彭淵材聞李丹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棄之之故李驚問之彭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

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爲海棠香國州治
前有香霏閣子意昌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
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某地似
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
清香逐處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之題錢塘海
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此又不特
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
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王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
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入或曰某人親見也
竟不得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
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
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
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
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
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
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

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
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人豈
欺人哉

徐國寧

錢塘徐國寧原爲弟子員後累事爲商生平雖斷心
詩畫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
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久
壽不知幾許在人間

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
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
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尙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
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永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遂有矜色學士
解縉紳會間稱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
解因語人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予家
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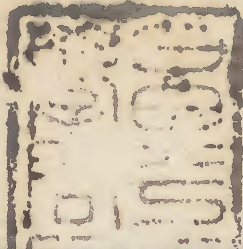
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
以爲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
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
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
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觀此
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鄭未廉儉

嘗聞天順間兵部尙書鄭埜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
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冤澤
物而以此污我耶後埜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
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爲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操
井曰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爲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
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尙規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
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
蝦蟹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
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一介卷之四



七修類稿卷四十四終

